



扁背

□许江舰

缓解一下疲劳。那时,每家每户都要给国家上交公粮,他们常用扁背着稻谷、玉米、小麦、大豆等农作物,艰难地行走二三十里路,将公粮顺顺利利背到乡粮站。勤劳敦厚的乡民,和那扁背、打杵,相扶相携,逶迤而行,煞是壮观!

扁背,给乡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,不知成就了多少好事、美事。犹记得,上世纪80年代初,正值壮年的隔房舅舅和二十刚出头的帅小伙老表,两父子共用一个扁背,轮流使用,光着臂膀,肩搭毛巾,顶着烈日,背沙砖、瓷砖、水泥、钢材等建材,从村公路边背到家门口,来来回回,忙不迭地,硬是用那扁背,背出了村里第一幢耀眼闪亮的洋房,由此,也给老表背来了一个漂亮俊俏的媳妇。

然而,扁背还不是乡里男人们的专属,它也曾造就、锻炼出乡里不少“巾帼不让须眉”的女汉子。印象最深的是咱院子的刘婶,圆脸盘,中等个,家里男人瘦瘦弱弱,她才是家中名副其实的主劳力。膀粗腰圆力气大,手臂、小腿上,肌肉醒目可见。背、挑、抬样样在行,不输村里的男人们。一次,刘婶的大儿子狗崽接媳妇,需用钱,准备卖掉圈里那头百多斤的大肥猪。肥猪被唤出了圈,刘婶吆喝着它要往场上赶,肥猪却一个劲地往回蹿,不愿走。刘婶急了,一不做二不休,吆喝家里的男人,三五几下手脚麻利地一齐把肥猪放倒,用绳索捆住猪的四脚,使其不能动弹,然后把肥猪牢牢地绑在扁背上,背起肥猪就往场上走。男人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,忙不迭地给老婆又是递水,又是揩汗,终于赶到镇上猪市场,把肥猪给卖了。而后,又用扁背背回了家里需用的物品。刘婶不仅用扁背背猪,还背砖,背石头,给家里砌猪圈,热心热肠地帮村里其他人家。扁背是刘婶的衣食饭碗,随用之物。在村里,像刘婶那样身强力壮能背扁背的女汉子还不少。

后来,随着社会的发展,村里开始有了自行车、手扶拖拉机、摩托车等运输工具,它们先后替代扁背运送货物,与扁背完成了历史性的交接。

在老表中,摩托车、电瓶车、小车样样俱全,运送货物时,逮到哪个用哪个,那扁背已被搁置一旁,退居幕后。如今,扁背在乡村已鲜少看到,几成历史,仅有极少数乡民家里还存留着,把它作为永远的纪念。在老表的家里,至今还存放着曾与两代人朝夕相处,被汗水无数次浸渍的扁背。它默默无言,独居一隅,每当它结上蛛网,布满尘灰,老表会默默地擦拭它,清洁它,让它锃亮如新,容颜依旧。

扁背,早已被老表一家人视为特殊的成员,与之建立了深厚的情感。它已定格在老表记忆中,融进老表的生命里,至今深深感念其功劳而不忍遗弃。

扁背,是乡民们劳动、生活的好助手,在帮助乡民脱贫致富的路上功不可没。它们与乡民们同甘苦,共命运,承载着乡民们的梦想,演绎出多少乡村感人的故事。

扁背,是乡村一道最亮丽的风景,是一种厚重的历史和文化。

(作者系万州区作协会员)

“丁丁伐木向高岭,担荷斜阳下茂林。好共负篓城市去,卖钱买米度光阴。”一首古诗词描写了乡村农家人背柴时的劳动工具——背篓。在川渝地区,背篓又称背篋或背头,多由本地绿竹编织而成,林林总总,样式不一,用途广泛。

在背篓的家族中,还有一种用木头做成的特殊背篓,在笔者家乡渝东北忠县农村,乡民们亲切地称它“扁背”。它是乡里人背货物时不可或缺的劳动工具,备受乡民们青睐。

没有一定年龄和阅历的人,不知扁背为何物,城里人更是寡闻。扁背由农村专业的木匠师傅精心打造而成。它通常取材于材质较轻、结构均匀、直径较大的桐木,截取约半米,挖空里面,做成一个上端开口较大、中间略扁,形似女人细腰的圆形木框。再安上两根经水浸泡,烟火熏过,由一片片细薄的篾丝编织而成的结实的背系。如此,一个形状奇特精巧别致的扁背就做成了。在扁背内,可置放草垫、毛巾、烟袋等生活用品。背东西时,将货物捆缚在扁背上端。乡民们常用它背收获的庄稼,甚至背石头、木料、肥猪等货物。扁背坚固轻便,结实耐用,不像一般的竹背篓,轻薄柔软,不能承受重物。它是普通的竹背篓不可替代的劳动工具,是乡村人智慧的结晶。

与扁背相依存的还有另一木制工具,乡里人称它“打杵”,是扁背必需的辅助工具。其形状如“丁”字,常用坚硬的青枫树、枣树或其它杂树做成,外表打磨得圆溜光滑。当乡里人背负重物歇息时,便用打杵抵住扁背底端,暂时支撑,佝腰半卧,就地作短暂休息,而无须另觅他处搁放扁背。打杵能轻轻松松承受一两百斤货物而不断折。行走时,还可当拐杖,平衡身体而又省力,实乃方便耐用之物。打杵也可支撑寻常的竹背篓,与之联合使用。古人曾作竹枝词描述打杵的功用:“砍竹新编竹背篓,百斤重负力难休。好教两臂归圈套,一杵斜阳过岭头。”

扁背与打杵犹似两兄弟,篓不离杵,杵不离篓,可谓珠联璧合,须臾不可分离。

扁背主要活跃、盛行于上世纪90年代前。儿时生活在乡下,山间羊肠小路,七弯八拐,路陡难行。那时,几乎无现代化的运输工具,全靠乡里人肩挑背磨。

乡亲们收获庄稼时,用扁背着沉重的农作物,穿沟越岭,爬坡上坎。累了,歇一歇,取出扁背里备用的毛巾,揩去脸上密密麻麻的汗珠。男人们,则拿出烟袋,裹一斗旱烟,悠悠地吸着,暂时

兴文村兴文山马刨井

“眼镜蛇”和马刨井

□陈劲

前些年,我在万盛经开区关坝镇工作。一天,兴文村干部傅相华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兴文寨惊现一条眼镜蛇。见我似信非信,傅相华转而又说,这并不是一条真正的“眼镜王蛇”,而是一块奇石,外形酷似眼镜蛇,是护林员巡山发现的。

一天茶余饭后,我们几位文友前去打探。兴文寨位于万盛西南,海拔800余米,因坐落兴文村得名。北可俯瞰重庆煤电化工基地和綦江扶欢镇,东抬头可见巍峨挺拔的九锅箐森林公园和南天门风力发电基地,远望还可及大娄山余脉直至贵州桐梓一隅。

进得兴文寨,发现寨子大抵呈凹形,三面高,中间为槽谷,像一把高脚椅牢牢镶嵌于山顶,中间一条溪流注入地势稍低的几块梯田和山坪塘。四周不是高大茂密的松林,就是水竹及杂草之类,一条蜿蜒起伏的水泥公路通向寨子深处。这里超好的生态,让我们啧啧称赞,忍不住深呼吸几口。再仰头向蓝天大声呼喊,好嘹亮好深远。

看,山坪塘波平如镜;听,松涛和煦拨弄清响。

前行50来米,傅相华带我们往右钻进一条密林小径,前去寨墙边探寻“眼镜王蛇”的真容。傅相华手持木棍探路,不时拍打树丛与杂草。七拐八弯,到了一处寨墙。“好吓人,就是这块石头吗?”随着傅相华所指,我们见寨墙外侧,一块硕大的长条石头伸出密林,其形状与“眼镜王蛇”无异,头部嶙峋、眼角突兀,棕褐色皮肤在阳光变换下忽明忽暗。恰好一阵微风徐来,顿时感觉有些阴森冷峻。果然太像了,大自然真是鬼斧神工。

兴文寨建于何年?相传是明朝万历年间杨应龙的播州兵修筑而成。据史料记载,1955年南桐矿区建区前,兴文村属贵州桐梓县第十区,位于古播州地界。兴文寨位于关坝乡兴文村寨子山(原名扶欢山),明万历年间,播州土司杨应龙反明,其子杨朝栋据寨子山设营。

傅相华介绍,兴文村除了有“眼镜王蛇”这一自然奇观外,还有一处“马刨井”。就是形如马蹄的沙石山泉井,相传是马儿用蹄子刨出的水井,就在对面山上。傅相华打开手机相册,我们见“马刨井”形状如马蹄子一般,在随后实地探看后得到了印证。相传杨应龙来此查勘,从寨子山东北坡上山,所骑战马走到山腰,口渴思饮,暴躁不安,以蹄刨地,踢破一块石板,突然涌现一股泉水,久而成沟。因凶形似马蹄,后人称其为“马刨井”或“马跑井”。但即便战马神奇,这点水也不能解决大军所需。故杨应龙叛乱,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占,注定是失败的。这一点历史早已证明,倒是“马刨井”留下了民间传说。

相传“马刨井”水凶容水,偶尔乏之,必将大雨。乡民奇之,迷信为龙王居住之地,清代中期曾筑一小庙以圈井祀神。

从寨墙下来,我们听说寨底有外来户居住,又特意去拜访。这位外来户名叫刘功平,10多年前从巴南鱼洞来这里流转土地几十亩,栽了些果树,看护着森林,日子过得优哉游哉。

(作者单位:万盛经开区档案馆)

兴文村兴文寨墙上的“眼镜蛇”

